

—

范脑袋电话打来时，方诚正在写一篇战斗檄文。檄文是为庄主任写的，题目恢弘，气势磅礴，叫《长江三角洲作为整体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意义——兼论大型城市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范脑袋一听他在写这玩意儿，顿时大笑起来。

“奶奶的，你小子还真有空啊，有这工夫，还不如给我写两篇企划书得了，每个字十块钱，怎么样？”

方诚说：“我还没穷到这地步。有什么事，你说。”

范脑袋说：“晚上到我公司一下，有点事要你帮忙。”

方诚说：“又要拿我扯虎皮做大旗？”

范脑袋倒爽快，说：“猜对了。晚上五点半，公司见，别忘了穿正经点儿。”

电话挂了后，方诚继续写檄文。本来他并不想趟这浑水，可那天庄主任抓住他，嘻嘻哈哈和他扯了一通，便要他写这篇文章。庄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小方，我们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中，就你学术扎实，文笔好，思想新，我

是一直看好你的。这样的重头文章，实话说，交给别人写，我还真不放心。再说了，私下里讲句话，你导师跟我这样的关系，我不让你写，还让谁写？我们是一家人嘛。这篇东西我已经跟人家讲好了，准备发在下一期的《中国经济研究》上。在这样的核心刊物上有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以后评职称就容易多了。在我们这样的单位，没有几篇扎实的成果，不多发文章，上去也难。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前途大着呢。”庄主任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真诚和提携后进的样子，让人觉得是看得起你，才让你写这篇文章的。这一来，方诚便不再好讲什么了，只能点头哈腰地说：“谢谢庄主任的栽培。”

当初方诚分配到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通的就是庄主任的路子。方诚的硕士导师和庄主任当年是同班同学，庄主任年长方诚导师一岁。照圈子里的辈分排起来，方诚还得叫庄主任一声“师伯”。方诚知道，现在自己接的这篇东西，明显是个烫手山芋，明显是针对王副主任去的。在经管中心，庄主任与王副主任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当初俩人也要好过一阵子，后来就翻了脸，常在报刊上大打笔墨官司，相互攻讦，见了面，从不打招呼，都从鼻孔里哼出声冷笑。翻脸原因据说是在一次上面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王副主任当着上级领导的面，驳斥了庄主任的观点，庄主任感到很没面子，当时虽然表面还是很客气，面带微笑，虚心接受的样子，但心里就有了疙瘩，觉得你姓王的也太不够意思了，给我来这一套。在另一次会议上，等王副主任发完言，庄主任立即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搞得王副主任面红耳赤。从此俩人就结了怨。当时庄和王都是副主任，一个分管经济中心，

一个分管管理中心 谁也不服谁 闹得挺厉害 连两个中心的人都像是仇人，见了面不打招呼，直到庄主任后来升主任 王副主任的威风被压了下来 中心的氛围才稍微和睦了些。但王副主任一直不服气 他有很多学生辈在中心的关键位置上 在中心很多事上能够说得上话 市里又有领导看重他 肯帮他说话 庄主任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前不久王副主任组织一批人 搞了个课题 写了个报告 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归纳在大型城市发展的框架内，说只有大城市才能担负起未来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是长三角持续发展的最终推动力。这跟庄主任一直提倡的将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乡镇和城市作为整体发展的观点明显不符，难怪庄主任要写文章反驳了。都说商场如战场，官场如战场，其实现在看来，学术圈也如战场啊。

方诚知道自己写的这篇檄文只要一发表 就算和王副主任一路的结上仇了。他本来也并不想写这篇文章 但也没办法 庄主任让写 他还敢不写 他在经管中心做中间派已经两年多了 极力想谁都不得罪 但现在看来 谁都不得罪就是两面都得罪 前次评奖就是这道理 按理他去年的论文成果在年轻人里面是最多的 怎么也能评上 但没想到庄不把他当自己人 王也不把他当自己人 双方平衡的结果是各上一个心腹 方诚被莫名其妙地拉下来 只好自认倒霉。曾经有段时间 他一直想坚持自己以前树立的理想 那就是做个高尚的人 独立自主的人 有原则的人 但坚持的结果是让他觉得失望：当整个时代和社会都变得没有原则和标准的时候 坚持这样的理想是那么不合时宜和可笑。现在他算是想穿了 人在社会 身不由己 要想混得好 终归要投靠

一方早投晚投一个样 还不如找个实力强的投靠算了。于是那天就答应了庄主任，回来写这气势磅礴的文章。

范脑袋的电话挂后，方诚一鼓作气将最后几个观点编造完毕 敲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长长地吁口气 心想 管他妈的 好不好都让庄老头儿改去吧。关上文件 随即上了网。刚一上去，QQ便有人找了上来，是两三个星期前网上认识的一个妹妹。方诚在网上已经和她混得烂熟 聊得相当投机 几次想约她出来 可惜妹妹一直不答应。方诚和她是在一个名叫“今夜不设防”的网上认识的。网站地址是范脑袋告诉他的。一次饭后 他神秘秘地告诉方诚说：“妈的 这网站绝对精彩，不像别的网站玩虚的，里面的人都来真的。”方诚后来上去一看 果然 里面尽都是些豪爽派男女，只要谈得投机 没两分钟 就要跟你搞一夜情。范脑袋吹嘘说自己已经在上面泡了好几个妹妹了。方诚挖苦说 没准是人家泡了你吧 范脑袋没在意 说 谁泡谁还不都一样 方诚后来也学着在上面钓妹妹。没想到第一次就遇到个比他厉害得多的角色 和他聊了没几分钟 就大搞网上激情 盛情相邀方诚出来和她见面。方诚抱着兴奋、好奇、心虚、犹豫等等复杂的心情答应了。那次两个人约在衡山路的红色年代，一个小而嘈杂的酒吧。见了面 方诚才知道她比自己还要大三岁 但看上去还算漂亮 长得也性感。她坚持要方诚叫她姐姐。两个人乱七八糟地聊了一阵 性感姐姐大概也喝得差不多了 在酒吧菲律宾歌手吵吵嚷嚷的伴奏下 凑到他耳边大声说：“待会儿到我家 好不好？”方诚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她，性感姐姐的眼神发亮，一脸的渴望。方诚心里一动 答应了。那天晚上，他和性感姐姐在她住的地方疯狂了

整整一夜。尽管方诚在大学也谈过女朋友 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但性感姐姐的技巧还是让方诚大开眼界，甘拜下风。第二天从姐姐家出来 他感到两腿发软。事情过后 方诚那几天心情阴郁得像六月里的黄梅天 有些后悔、自责 觉得自己堕落不堪 总感到像失落了什么。后来这个姐姐又找过他几次 方诚一方面告诉自己要适可而止，一方面却怎么也管不住欲望的火焰 每次都在犹豫间去了 直到一年后她跟自己老公移民去了澳洲 两个人关系才算结束。他有次在疯狂过后 问姐姐 怎么胆子这么大 刚跟他见面就敢带他到自己家？万一他是个流氓恶棍怎么办？姐姐拧拧他耳朵 自信地说：“我会看相，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的。”再后来方诚的脸皮和心理都厚起来 变成了真正的油条 几乎再没有自责的感觉 只是那种失落的感觉偶尔还会“狠斗私字一闪念”般出现。

刚一和她接上线，妹妹就急不可待地说：“杀手AK47，你终于出现了 干吗去了 人家找你好苦。”

方诚说：“忙着揍人呐。”

“揍人 揍谁啊？”

方诚说：“揍一个不相干的鸟人。”

“哈，骗人。”

“不骗你 早告诉过你了 我是黑社会打手 你还不信。”

“信你个鸟！”

“女孩子不要说粗话 注意形象。”

“注意个屁！”

“让你不要说粗话你还说 你死定了！”

妹妹发嗲：“我死了 你舍得吗？”

瞎扯了一通 方诚试探着约她出来见面。想不到今天她居然同意了。方诚心里直乐 前几次约她出来见面 她都矜持着不同意 这次倒这么爽快 看来她也憋不住了。俩人约好晚上九点在新天地大门口见面。妹妹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我怎么才知道是你呢？”

方诚说：“你看到穿黑色西服 戴墨镜 特别像流氓的那个就是。”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最英俊的那个就是我。”

出了门 却发现天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白白的一片 扬过来 荡过去 快要落地了 被驶过的汽车一卷 又吹了起来。等最后掉到地上 倏地一下就不见了 跟尘土混在一起。天空是阴阴的 薄薄的云笼罩在上面 高一些的建筑都见不到顶 像是无端端被空气吃进了一截。路上的行人都仰起头 笑嘻嘻地看着天，一副开心的样子。也难怪 上海市已经有七八年没见这样的雪花了。

方诚叫了辆出租车，往市中心开去。

出租车里放着无线电 正在讲医疗改革的事 方诚并不感兴趣 看着窗外 心里一会儿嘀咕范脑袋这次叫他不知又是什么事，一会儿嘀咕晚上见到的妹妹不知到底漂亮不漂亮。这时司机没话找话地对他说：“先生 你说医疗改革这样改对不对？”方诚笑笑：“怎么改我都还不清楚呢。”司机“哦”了一声 立马兴致勃勃地说：“这个我知道。”给他介绍了半天关于医疗改革的具体措施。方诚也没怎么听，只是“哦哦”应付着。司机介绍完 发牢骚说：“你说这改来改去，

我们这种人是生病都生不起了。’这时车子已到范脑袋公司楼下，方诚让停了车，一边付钱，一边说：“放心吧，师傅，社会主义是不会看着人病死不管的。”

司机看了看他，表情怪怪的。

范脑袋他们公司在十五楼，出了电梯间，前台小姐一下就看到了他，冲他妩媚地笑。

“范总在里面等你呢，方先生。”

方诚哦了一声，看看她笑眯眯地说：“几天不见，你好像瘦些了。最近减肥？”

小姑娘眉开眼笑地说：“是吗？瘦了吗？我自己倒不知道呀。”

方诚说：“瘦了，不过气色挺好，肤色比以前也好多了，比以前要白净。”

小姑娘眼睛都笑成一条缝了：“没有啦，人家只是换了种化妆品嘛。”

方诚走进公司门，转头说：“这化妆品看来挺适合你，比以前漂亮多了。刚才猛一看，我还以为你们范总什么时候把张柏芝给请来做Reception了，吓我一跳。”

小姑娘在后面发出轻快的笑声。

范脑袋刚好在门口和人说话，见他进来，听到外面的笑声，说：“又调戏人家了？”

方诚说：“哪有，表扬了两句而已。”

范脑袋有些吃醋地说：“你小子可真是万人迷啊。”

进了总经理室，范脑袋给他倒了杯水，坐下来，准备开始跟他讲事情。范脑袋原名范立泉，因为脑袋特别大，显得有些肥头大耳，同学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范脑袋。当初大学

时范脑袋和他是上下铺，俩人私交不错，同进同出，连饭菜票都是合在一起用。在系里俩人都是尖子生，深受各位上课的教授喜欢，年年拿奖学金。大学毕业时，方诚继续攻读研究生，范脑袋则进了家大型国有企业。班主任非常想挽留范脑袋继续深造，收他做研究生，范脑袋婉言谢绝了，说自己研究潜力不佳，私下却对方诚说：“学问这玩意儿实在没什么大搞头，搞来搞去，不就是那么些屁话，不如钱进钱出的过瘾。凭我这本事，我混不出头，还真不信了！”果然，出去没两年，他就混到了这家国有大型企业董事长助理的位置，成为班上同学中第一个有轿车接送的人。去年集团改革，成立了这家投资公司，董事长派他来担任总经理，成为集团里手握实权的少壮派之一。方诚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平时不坐班，范脑袋便常常请他到公司帮忙，算是兼职，给了他一份丰厚的薪水。

喝着茶，方诚无意间看过去，发现范脑袋的肚子和上次见面时相比又大了些，才二十八九岁，却已和四五十岁发福的人不相上下，裤带已经只能松松垮垮地系在肚子下面了。方诚想起人家说的，大官的裤带系在肚脐眼上，大款的裤带系在肚脐眼下，三陪的裤带随时上上下下，只有普通老百姓的裤带系在正常位置上，看看范脑袋，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

范脑袋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笑什么？”

方诚把大官大款的裤带笑话说了，指着范脑袋的肚子，笑着说：“你现在也算得上是大款了。”

范脑袋满足地把裤子往上提了提，说：“大款说不上，小款勉强够格儿。大官裤子提得高，所以思想境界也高，要搞

女人也是高档次的，大款裤子系得低，境界也低，未成大款前什么女人都玩儿。我是小款，境界不高不低，对女人的要求也是一样。不过大官大款都不如三陪舒服，人家想上就上想下就下，也能玩儿大官也能玩儿大款，这境界是最高的。”

说了会儿闲话，范脑袋把此次叫他来的目的告诉了方诚，原来他们投资公司要搞一个房地产项目，准备与另外一家公司合作，今天晚上对方要来和他们谈判。据说对方小组里有个海归的MBA，他想，自己公司可不能在学习上输给人家，你来个海归管理硕士，我就来个经济学硕士，一对一，扯平。范脑袋说，要是待会儿对方跟他们搭架子，就让方诚拿最新国际流行的经济学名词唬唬他们。听他说完，方诚哭笑不得。

“就这个啊，有必要吗？”

范脑袋严肃地说：“老兄你不知道，现在的商场势利得很，跟美国商界一样了，除了看你生意做得好不好，还要看你是不是名校出身。要是你是从哈佛回来的，谈都不用谈，OK 签单。要是什么乌龟王八蛋学校，看你那眼神简直要气死人，就像看民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天就看你的了。”

“不至于吧？”

范脑袋说：“至于！”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吃点东西，养好精神等他们来。”

在楼下吃了点比萨，返回楼上，前台小姐还没走。方诚顺手把打包带回来的鸡翅和三明治递给她，说：“先垫垫饥，当心饿出胃病来。”前台笑得眼睛又眯了起来，直说：

“谢谢方先生。”进去 范脑袋就低声骂：“你他妈的倒真会讨女孩子喜欢啊 逮着机会就献殷勤 哪天我这小姑娘不见了 到你家一找一个准。”方诚得意地说：“谁让你自己要搭架子的 戒天唬着个脸 人家见着也怕 哪还敢跟你眉来眼去？”范脑袋说：“× 我想啊 但总得注意形象吧 你以为当领导那么容易 要付出代价的！”

过了没几分钟 对方的人来了，一行五人 范脑袋这面连方诚也是五人。大家围着圆桌坐下来 开始谈判。其实以前双方已经谈过多次，项目的大方针基本上都确定下来了，今天不过是在一些细节上敲定而已。对方里面有个二十多岁的女性 以前没有加入到这个项目 今天是第一次跟范脑袋公司见面，对方介绍说，这是他们 Team 的主管，叫朱芸，刚从英国回来。范脑袋说的海归硕士就是她。因为事先有范脑袋的话在那里，方诚特别注意地看了看她——一身淡灰色职业套装 化了淡妆 鼻子高挺 嘴巴小小巧巧的 倒还算得上漂亮 只是眼睛看人时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不过方诚知道 现在的职业女强人都这风格。商业社会真是害了不少漂亮妹妹啊。

大家都很客气地说 欢迎朱小姐加入这个项目。她大大方方地说：“叫我 Juddy 好了 大家都是朋友 随便点好。”

接下来先是由范脑袋谈他们这个项目的大致情况和背景 然后由下面的主管介绍具体的情况和运作构想 对方公司的人补充一些材料。方诚对此没什么大的兴致 拿支笔假装写写画画，其实心思早不知到哪里去了。等到朱芸发言，一开口 果然厉害 直截了当地对范脑袋说 这个项目的利润分配她有不同的意见，她认为应该在以后的租金中再多

得7%的利益。她分析说，按照现在的投资比例和以后的出资情况他们在先期收益中已经受损 这部分利益应该在以后的收益中返回。范脑袋反驳说：“朱小姐……”

她说：“叫我 Juddy 好了。”

“哦，Juddy 但是别忘了 土地是我们公司提供的 这部分资本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折旧让利。”

她立即说：“但是范总 在动迁成本中 我们也担负了32%的成本。”

“这部分我们已经考虑进去了。”

“我认为考虑得并不充分。我可以给你们几个理由……”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方诚听着听着 手中的笔不知不觉地停下来 注意她说的每一个细节。听完，他暗中叹口气，觉得这女人实在厉害，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儿。

范脑袋不服气 和她唇枪舌剑来来往去了半天 都没有达成一致。俩人说完，双方的人又开始对各种细节插话争辩。时间在双方的争执中过得很快。到后来 方诚有些坐立不安 生怕和那个妹妹的约会误点 不时偷偷看手表。眼见着时间一分分过去 过了近两个小时 大家才又就这个问题协调一致。这时已是快晚上九点了。仿佛是为了使气氛缓和下来 大家开始谈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朱芸谈到他们公司准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项目的事，范脑袋指着方诚说：“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 他是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的专家，一流的高手！”

朱芸感兴趣地看看方诚：“哦 是吗 方先生怎么会在这方面有兴趣的？”

方诚正好心里想着和妹妹的约会，差点说漏嘴自己是研究中心的，幸好及时反应过来，顺口说：“以前读研究生时对这方面感兴趣，做了些研究，不过没立泉说的那么玄乎，粗通些皮毛而已。”

朱芸手支着下巴问：“方先生还是研究生是哪个学校的啊？”方诚说了。她一拍手说：“哈，我们是校友哎，我本科在这里读的。”

范脑袋立马插话说：“哎呀，Juddy，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想不到世界真小，竟然在谈判桌上遇到老校友了！”

朱芸对他的话似乎并没有怎么听进去，说了声“是呀，真巧啊”，又转过头同方诚说话。范脑袋见她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悻悻然同旁边的人说话去了。

朱芸说：“方先生是哪一级的？”

方诚说了，她又一拍手说：“那么巧，我就比你低两级！当时我们女生宿舍隔壁就是你们经济学院的，没准儿我还认识你们同学呢。”她突然坏笑着说：“当时经常有男生到我们宿舍楼来找女朋友，我印象中好像见过你几次啊。”

方诚一本正经地说：“那你一定记错了，当时我还没女朋友呢。”

“是吗？那现在有没有呢？”

范脑袋插话说：“多了，连上次刚吹掉的那个，都快一个班了。”

朱芸吃惊地看着他，方诚忙说：“还没有，他胡说八道。”

范脑袋笑嘻嘻地说：“Juddy有没有男朋友啊？没有的话，我把方诚介绍给你，他人可不错噢。”

朱芸淡淡一笑，说：“谢谢范总的好意，可惜我已经有

了。”

从公司出来已是晚上九点半 霓虹灯遍地闪烁 晃眼望去，红红绿绿斑斑驳驳的动着，宛若什么奇形怪状的动物。由于是周末 人们都纷纷出来过夜生活 街上显得特别热闹。范脑袋要用车送他，方诚谢绝了，挥手叫了辆出租车上 去 便叫司机快开 到新天地。好在离那里不远 几分钟便赶了过去。到了约定的地方，空无一人。方诚叹口气，直骂范脑袋误了自己好事 又后悔没让妹妹留下电话 好跟她联系。站了一会儿 他讪讪地要离开 这时一个女孩从里面一家酒吧跑了出来，直奔他而来。

“嗨 杀手AK47？”

方诚点了点头 跌到冰点的心情立马高涨起来。“你是水妖？”

女孩点点头 伸手让他看表：“迟到四十分钟。”

方诚说：“不好意思 刚才遇到点儿事情 没办法。”

“什么事？”

方诚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老大让我去执行任务去了，杀一个掌握我们机密的人。”平时方诚在单位和熟人面前都很正经，甚至有些腼腆，给人老实听话的感觉，但不知怎的，一到这样的情况 他总是油腔滑调 简直像变了个人。

女孩笑了起来：“又胡说八道了。”

女孩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颇有点林忆莲的味道。女孩穿了件白色厚绒线衫，下面是花色呢短裙 蹬双黑色长靴 斜挎一个漆皮亮黄的小包 尽管化了妆 描了眼影和唇线，却掩饰不住本来那种小巧可爱的样子。

女孩盯着他看 像鉴赏什么古玩 过了半天 说：“并不

怎么英俊嘛。”

方诚说：“我这种类型的英俊，要慢慢欣赏才体会得到。”

进了酒吧 里面人声杂乱 乌烟瘴气 几个老外正旁若无人地站在演出池中间狠命扭着屁股 明说跳舞 实则跟几个不知什么货色的扭动手动脚地调情。俩人找了个稍微安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女孩向他索要了手机号码，方诚问她的，她却不给。方诚说 你不给我手机 我怎么找你 她笑着说，上网啊，再说了 我如果要想你 会给你打电话啊。这时侍应生过来请他们点单。方诚让女孩点 刚好旁边有一个妖精模样的女人正在喝颜色艳丽的特饮 喝的时候还点上火。火光一闪一闪的 犹如夜色中的狼眼。女孩好奇不已，一个劲地朝那面张望。方诚说：“你要吗 来一杯好了。”女孩兴奋地将手指沿着单子滑下去 但不知选哪一种。侍应生立即推荐说：“小姐 天堂情色吧 那位小姐要的也是这种 味道很特别。”女孩点了点头。方诚暗暗叹了口气 心里直骂侍应生。这杯特饮最贵，一百五十元一杯——也亏他们敢开价。

看得出她并不经常在这地方混 烧坏了两根吸管 才会怎么去喝这饮料。特饮果然名不虚传 没几口下去 女孩已是面色潮红 艳丽万分 说话也随意了许多。方诚几乎没费什么劲就套出了她的情况 韩菁 今年二十三岁 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行政 上海市人 父母都退休了。她问方诚，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到上海市来的，在什么地方工作。方诚胡吹说 他来自祖国最贫困的西部山区 小时候是放牛娃，幸亏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拿了助学金到上海市读大学，现在在一家公司混日子。方诚非常煽情地把自己的孩提时

代描绘得一片黑暗，在电视上看到过的苦日子都移花接木到了自己身上。什么提篮小卖、放牛拾煤、劈柴挑水、捉鱼换盐，直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编造完毕，方诚想不到自己居然还有这样的才能，不禁有些得意。韩菁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眼睛里有种亮晶晶的东西。方诚以为她被自己的故事感动了，故意长长地叹口气说：“这样的生活终于过去了，想想都可怕啊，不过这对我也有好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韩菁扑哧一下笑起来，问：“你是不是说谎话从来不脸红的？”

方诚严肃地说：“其实我这人很老实的，跟你说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我单位的同事都说我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上了，老实人容易被欺负啊……。”

韩菁一听他说“老实”，干脆放声大笑起来。方诚只好陪着她笑。笑完，她说：“老实个鬼啊——不过倒是挺可爱。”

喝完特饮，俩人又叫了几瓶啤酒，喝到后来，韩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简直像跟方诚吵架似的。方诚正犹豫着下一步的行动，想不到韩菁先站了起来，说：“我们走吧。”方诚和她一起走到外面。夜晚的凉风吹来，方诚打了个哆嗦，忙裹紧了外套。

上海市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停息的时候，一路上不断有人从各个角落出来，说笑着，融进色彩斑斓的场所。韩菁站在那里，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像做出什么决定似的，咬咬嘴唇，说：“到你那儿方便吗？”

方诚说：“方便。”

韩菁说：“去你那儿吧。”

方诚看着她 笑了笑：“不怕我是坏人？”

韩菁直视着他 说：“要真是那样 算我倒霉。”

上了出租车 韩菁自然地斜靠在方诚肩上。她的长发抚在方诚脸上 让方诚觉得有些发痒。她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高级香水味和酒吧里染上的烟味，小巧的脸庞却显得那么动人和清新 使她混杂了单纯和肉欲的感觉。这让方诚突然有种很奇怪的冲动 想如果她是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怕是会不顾一切地去照顾好她，好好疼她。

那天晚上在方诚的住处 方诚和她发生了关系。俩人疯狂地折腾了整整一夜 最后一次时 韩菁狠命在方诚肩头咬了一口，痛得方诚差点叫出声来。韩菁看着他肩头上的印记 满意地说：“我要你好好记住我。”

第二天方诚被韩菁叫醒，她已经穿好了衣服，准备回去。方诚打着哈欠说：“不吃了早点再走？”

韩菁没有说话 站在床前 神情显得很严肃。“我要告诉你件事。”

方诚坐起来 奇怪地问：“什么？”

她咬了咬嘴唇 说：“除了我男朋友 我以前从来没有和别人这样过 你是第一次。”

方诚怔怔地看着她，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要和自己说这个。

她见方诚没有说话，以为他不相信，眼神一下冷淡下来 转身走开 说：“信不信由你。”

方诚忙说：“哎 我信……”

韩菁并没有回头 往门口走去。

方诚跳下床来 想冲过去拉住她 还没到门口 韩菁已

经拉开门,走了出去。方诚喊:“哎,你等等。”
外面没有人回应。